

热情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之一。我们深深地知道，所有的成功者都心怀一个最了不起的东西，那就是巨大的热情。

我们在生活中发现，很多人并不缺少才华，缺的是热情。我们有时候就常常问起自己：你童年少年、青年时期的热情哪里去了？因为我们明显地感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被冗长的时间日复一日地磨损下来，往昔的热情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
一个写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记忆——即便是半夜里写出了满意的稿子，也要想办法敲开朋友的门，只为了一次美好的朗读。如果对方很远，还要跨过一条河，翻过一道道沙岗，穿越一片片丛林，也从来不会犹豫。下雨下雪，踏过荆棘，脚跟划破，这一切全不在乎。

这种热情是从哪里来的？一个少年身负背囊，在整个半岛地区翻山越岭，去寻找一个个文学伙伴，忍饥挨饿在所不惜。不知走了多远，不知见过多少人。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怪人，遭遇了无数的奇迹——这是因为心中有着神秘的贮藏物，它的名

热情



当知道自己成为第十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获得者后,我的第一个想法是:上海有那么多的科普工作者,与他们相比,我没有做出太耀眼的科普成绩,获得这样的荣誉实在是出乎意料。我只不过是在每年多场的科普讲座中,精心准备好每一个知识点,用听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。因为对我来说,科普与科研一样,既能让我从中获得快乐,也是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应当承担的公众责任。而能领悟到这一点,还要从我第一次做科普说起。

1996年,我回国不久就担任了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副所长一职,附近的小学邀请我为学校老师做一次科普讲座。这时,我有新的科研任务需要展开,有新的科研团队需要搭建,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,为何要给一些不相识的小学老师们上课呢?这不是浪费时间吗?但当时,作为所领导,又责无旁贷地需要为

过了各种各样的消磨,会有所降低。每个人的热情都会降低——区别是衰减的程度不同,有的人会将它藏在心底,需要时就会焕发出来。现在我们接触不同行业的人,最大的一个不满足,就是与之沟通的时候,觉得对方的热情是不对等的,他们有些淡漠,总也提不起精神,不足以共事。

有一位写作者,二胡拉得特别好,拉的《二泉映月》能把人给听哭了。有一份地区小报一度被他占领,一版一版登他的散文。在他大约六十多岁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回老家——那是初冬少有的一次大阴天,狂风大作——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那片海,涌起了看

松浦笔记

从他的住处到北海有十几里远,他在沙路上骑一段走一段,跌了不知多少跤,不止一次摔到荆棘里。最后一段风沙大得根本没法挪动,他用一只手臂挡住流血的脸往前拱。就这样挨近了大海。白色的浪花带着波光扑过来,大浪卷起丈把高。他蹲在那个地方,让风沙劈头盖脸打过来,一直蹲在那里。

人在年轻时候热情高,随着年龄的增长,经

重阳习俗杂咏

施弟敏

街市喊卖重阳糕
满轮三角彩旗飘,右手操刀左手招。
香色馋人吆喝里,重阳街巷卖时糕。

家宴
时逢九九鸭鲜肥,毛豆芋头糯米糯。
不复他年避难事,酒厄举到日临席。

赏菊
阶前屋后菊随栽,岁岁重阳展瓣开。
村叟堪称蜂蝶友,探香惜韵把盃来。

插菊
无采茱萸制菊枝,合家遍插乐滋滋。
顽孙戴作调皮相,四世同堂一派痴。

所里的海外归国科研人员考虑,解决好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。这么着,我才答应去上一堂科普课。

尽管勉强,我还是仔细准备了有关化学的讲课内容,把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与中学教学内容结合在一起。结果,让我没想到的是,这次上课效果非常好。

在那以后,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

庞来青同志(1899-1978)是一位老宁波,高高瘦瘦,我过去没有上过宁波馆子,他几次带我上宁波馆子,竟让我喜欢上了宁波菜。庞来青同志和状元楼的职工们很熟,可能是因为这

庞来青同志是地下党老党员。解放前我到儿童书店就看到他,他担任儿童书局经理。解放后团中央接管了儿童书局,改为新儿童书店,他还是当经理,新儿童书店加上商务、中华、大东等书局的儿童编辑部合并创办少年儿童出版社,他仍然当经理。

他对我这个小伙子十分关爱,经常鼓励我好好从事儿童读物出版工作。在少儿社成立的最初日子,我为了重印几家出版社转来的译文书,工作得比较晚,有几次晚下班碰上他也下班,他笑着拉我一起上三轮车,请我去吃晚饭。

他请我去的饭馆在三马路,福建路和湖北路之间,是家宁波馆子

就为了一个记忆、一个念头,他不辞辛苦地闯进风沙里,脸上留下了许多擦伤。

这只是小小的一个情节,却没有多少人能够亲历。六十多岁的人还有这样的冲动,也不容易。生命力的衰减是可怕的事情。有时确实会感到生命的活力正离我们而去,青春正离我们而去,这是非常遗憾和无奈的。

人和人相比,最重要的是比热情——看它如何降临又如何消失。我们观察一条狗,会发现这种生命真是了不起,它们有取

品菊花茶
金丝银片紫芭芽,泡制三壶异色茶。
呼唤东篱翁嫂至,边聊边饮品菊花。

饮菊花酒
重阳佳节饮新醪,一桌时蔬翡翠肴。
摘朵黄花调入盏,琼浆玉液扇轻摇。

吃重阳糕
买条重九插旗糕,松软香甜五色袍。
块块切成菱角状,张灯细品说登高。

祭祀
重阳亦说小清明,祭扫先贤起五更。
螃蟹香糕黄菊酒,雄鸡啼晓合家行。

登高赋诗
重九天逢更节时,登高放眼不宜迟。
文朋笔友齐相约,写首秋游应景诗。

各类科普活动中。从小学到中学,再到大学;从上海到中国,再到国际,我不仅将科普讲座办到各地,还担任了从地方到国际的各类科普活动评审。

通过这些科普活动,我仿佛在科研之外,又打开了另一扇令我快乐的窗。如果说,探究自然科学奥秘是我的兴趣所在,那么将这些奥秘告诉别人则是另一件让我满足的事。

随着参与科普活动的深入,我强烈地感受到要剔除科普活动的功利性。在我看来,如果学生参加科普活动,仅仅是为了拿到保送大学的名额或是为了高考加分;如果专家学者参与科普活动,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个指标或任务;如果科技单位开展科普活动,仅仅是为了评个“文明单位”,或是拿其他什么奖,那么科普

叫甬江状元楼。在状元楼斜对面还有一家宁波馆子,叫四明楼。我过去没有上过宁波馆子,他几次带我上宁波馆子,竟让我喜欢上了宁波菜。庞来青同志和状元楼的职工们很熟,可能是因为这

老宁波带我吃宁波菜

任溶溶

个饭店和他原来工作的儿童书局很近,常来的。

宁波菜真是很有特色,当然不同于粤菜,跟本帮菜、京菜也不同。宁波菜海鲜特别多,贝壳类食品品种就不少。我最爱吃黄鱼。我吃货怕鱼刺,黄鱼刺少,吃起来放心。我从小就爱吃黄鱼,小时候在广州,小黄鱼黄花鱼,都来自香港。可黄花鱼的肉类似如今假黄鱼的肉,硬硬的,不能和舟山的黄鱼比。但黄花鱼晒的咸鱼是香港咸鱼中的精品,俗称“海底鸡项”即“海里的小

之不竭的激情——狗和猫普遍来说比人有活力,有激情。

它们小时候一刻也不愿停止,不停地蹿跳和翻滚,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自己的童稚时期。它们再大一些就会安稳下来,人更是如此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活跃的老人,看他写出那么饱满的诗句,那么好的文字,就非常惊讶和感动。

需要指出的是,这完全是非功利的热情。所以也就愈加令人敬重。

雨果在晚年还有青春少年的冲动,歌德也是如此。他们的生命力不断地卷土重来。而平时最常见的是未老先衰,五六岁就开始哼哼呀呀,思想比身体还要僵化。个体之间差异很大,好的榜样可以唤起我们的激情,帮助我们回忆童年。那些奔波的人生是有魅力的。无论现在多么富有或多么贫穷,要紧的是留住生命的华彩。热情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。



的意义就被抹杀了。

作为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全国和上海地区评委,我在上海各高校与参赛大学生交流时,都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:不能为了拿奖而参加比赛,而是要出于自己的兴趣所在,否则会很痛苦,因为仅上海就有200多个参赛项目,最终能去全国比赛的不过几十个。我想,这是我在科普活动中对将来想要从事科研的孩子们的一份忠告。

对我来说,科普还有另一个责任,同时也算是一份私心。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将来能从事化学这门中心学科的研究。我要告诉孩子们,为了兴趣去做科研,而不是为了功利,首先要喜欢什么,然后尽力去做,这辈子就不后悔了。(整理:耿挺)

我的追星梦想,明日刊登一篇《星梦》。

母鸡”。上海宁波菜吃到舟山黄鱼,我自然喜欢。黄鱼羹、大汤黄鱼,特别是苔菜黄鱼,都是我必点的菜。但我至今还想着一个宁波菜,即黄鱼鲞笃汤,味道好极了,可惜后来再也没吃到。

庞来青同志引我进了宁波菜馆之门,以后我自己就常上宁波菜馆。

庞来青同志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了三四年后,调到出版局做领导工作,我再没见过他。“文革”后我也调进了上海译文出版社,老社地址在延安西路铜仁路口一条里弄内的大洋房,我的办公室在高高的三楼,可一天上午蹬蹬蹬来了一位八十岁的长者,他就是庞来青同志。这位老人家登高楼来看我,我又惊喜。看他身体很不错,他笑着还是用宁波话说:“我拿定主意要来看看你这个后生,你干得不错啊!”

可是一星期后我就接到他的讣告,真没想到,见了一面,他就去世了。

连续的雨天,忽闻李商隐的诗句:留得枯荷听雨声。白雨跳珠,雨声清心,使我怀念起老师——著名的舞蹈编辑顾也文。

老师年轻时拜谒众多名师:曾拜师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;向朝鲜舞蹈家金元庆学朝鲜舞,向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学现代舞。顾老师不仅学舞,而且写舞;撰写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本《秧歌与腰鼓》,还在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栏目上写过一篇《我四进跳舞学校》的文章。

顾老师是由舞蹈作家“转型”为舞蹈编辑的,虽然经历过多家出版社,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热爱的舞蹈编辑岗位,其间编辑出版了各种舞蹈的理论专著、译著和舞蹈实践书籍150多种,共300余万字。他曾说过“我对舞蹈痴情,舞蹈对我恋情”,“舞蹈编辑是我的工作,是我的事业,我为这特殊的爱好而沉醉”。在他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,他从“两栖者”蜕变成“舞蹈事业的拓荒者”;数十年如一日,坚持著书立说,以撰文和编辑书籍为自己的生命,直至1987年退休时,老师的右眼已经失明,左眼视力下降到0.02。但是,凭着对舞蹈事业的热爱,他于1988年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没有围墙的舞蹈学校,即“上海市青春舞蹈函授学校”。

顾老师和蔼谦逊,对年青人关爱有加。记得1975年他推荐我进出版社之前曾经告诫过我的一些话:“小黄,你可想好了,出版社是清水衙门、两袖清风之地。”当时我愿意进出版社的真正缘由,是想沉浸在创作、撰稿、编辑书稿时的那种陶醉与满足之中,因为这是自己“文革断学”后渴望的学习时光……

顾老师有一个生活细节令我无法忘记。他在会见每一位作者之前,总凭借着玻璃窗照一下,同时用双手将发型轻轻地捋压一下,使三七开的头路再分得清晰些,然后笑容可掬地进门……以整洁且精神矍铄的形象笑迎作者。他在审稿中极其细心,反复斟酌与推敲,不厌其烦地为一个词一句话查阅字典。他编辑《中国舞蹈史话》时,作者常任侠已是古稀之年,面对书稿中繁多的注释,顾老师校对的古籍书近四十万字。当作者拿到新书时,面对顾老师作揖道:“辛劳相助,深为感谢。”又如,他编辑《舞蹈家陈爱莲》书稿时,遍访陈爱莲的所有亲朋好友,查阅她珍藏的照片与剪报,真可谓“良工心独苦”。

顾老师有过坎坷的生活之路,年轻时的婚房因邻居家的火灾毁于一旦,他和爱人跳楼逃生,“文革”期间屡受“批斗”的痛苦。一夜之间,受人尊敬的舞蹈专家变为反动权威,家人的亲情也被剥夺。因无法忍受尊严的屈辱,他想跳楼自尽……是妻子的安慰与不离不弃,使他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。

他一路走来:弱冠之年,坠入舞蹈之河;而立之年,以笔舞蹈;不惑之年,沉醉舞海;天命之年,为舞蹈出版泪始干;花甲之年为《上海舞蹈》杂志“咬文嚼字”;古稀之年,奔波于舞蹈“两地书”;耄耋之年,依恋舞蹈难忍离去……2014年8月6日上午10点,他驾鹤西去……

舞之人生

黄惠民

